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

列傳二百

于休烈

子肅

肅子敖

敖子琮

令狐峘

歸崇敬

子登

登子融

奚陟

張薦

祖薦孫讀

子又新

蔣乂

父將明

子係

伸

偕

柳登

父芳

弟冕

沈傳師

父既濟

子詢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寧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

學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自

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

之友齊名一時舉進士又應制策登科授祕書省正字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元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
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
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
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
國之寇讐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
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
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
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
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
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
其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
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征
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
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
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
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
求哀稽顙類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
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
帝曰善
遂與之
累遷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轉比部員外

郎郎中楊國忠輔政排不附已者出爲中部郡太守值祿山構難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時中原蕩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竝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竝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

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疋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肅宗以太常鍾磬自隋已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乾元初謂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縣樂宮商不備或鍾磬失度可盡將鍾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羣臣稱慶休

烈尋轉工部侍郎修國史獻五代帝王論帝甚嘉之宰相李煥矜能忌賢以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奏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舊儀元正冬至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奏曰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顯慶已來則天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與百官雜處殊爲失禮肅宗詔停之代宗卽位甄別名品宰臣元載稱之乃拜右散騎常侍依前兼修國史尋加禮儀使遷工部侍郎又改檢校工部尙書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尙書累封東海郡公加

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於終大厯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於代嗣子

益

天寶初及進士第

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是歲春休烈妻

韋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聞特詔贈韋氏國夫人

葬日給鹵簿鼓吹及聞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贈尙書左

僕射

諡曰元

賻絹百疋布五十端遣謁者內常侍吳承倩

就私第宣慰儒者之榮少有其比肅官至給事中

肅吏部侍郎

郎肅子敖

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爲時彥所稱志行修謹
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湖南觀察使楊憑辟爲
從事府罷鳳翔節度使李鄘鄂岳觀察使呂元膺相繼
辟召自協律郎大理評事試監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
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倉部司勳二員外萬年令拜右司
郎中出爲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入爲吏部郎中其年遷
給事中昭愍初卽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
不協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
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
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善

唐書一百一十四
四
訴其非罪皆曰子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
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喙
而逢吉由是獎之尋轉工部侍郎遷刑部出爲宣歙觀
察使兼御史中丞敖溫裕長者與物無忤居官亦未嘗
有立周踐臺閣三爲列曹侍郎謹順自容而已大和四
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尙書四子球珪瓌琮皆登
進士第

琮

字禮用

落拓有大志雖以門資爲吏久不見用大中朝

駙馬都尉鄭顥以琮世故獨以器度奇之會有詔於士
族中選人才尙公主衣冠多避之顥謂琮曰子人才甚

佳但不護細行爲世譽所抑久而不調能應此命乎琮

然之會李藩知貢舉顯託之登第其年遂升諫列尚廣

德公主

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

主拜駙馬都尉累踐臺閣揚歷藩府咸通中同平章事

咸通中

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閏五月

轉兵部侍郎判戶部

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

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

幾復爲山南節度使

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寇犯京師僖宗出幸琮病不能

從旣僭號起琮爲相琮以疾辭迫脅不已琮曰吾病亟

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親姻義不受命死卽甘心竟爲

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

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

唐書志 卷五
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廣
德閨門有禮咸通乾符中譽在人口于族內外冠婚喪
祭主必自預行禮諸婦班而見之尊卑答勞咸有儀法
爲時所稱珪球皆至清顯

令狐峘德棻之元孫登進士第祿山之亂隱居南山豹
林谷谷中有峘別墅司徒楊綰未仕時避亂南山止於
峘舍峘博學貫通羣書有口辨綰甚稱之及綰爲禮部
侍郎修國史乃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右拾遺累遷
起居舍人皆兼史職修元宗實錄一百卷代宗實錄四
十卷著述雖勤屬大亂之後起居注亡失峘纂開元天

寶事雖得諸家文集編其詔策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落處多不稱良史大厯八年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卽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參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邱隴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文公

始爲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
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
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爲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以瓦
器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踰薄無德者葬
踰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
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進鷹犬之娛有司給物
悉依元估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
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

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
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
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
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
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
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錦綵
爲飾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
意邪伏惟陛下遠覽唐虞周漢之制深惟夫子張釋之
之誠虔奉先旨俯遵禮經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
雖已頒行諸條尙猶未出此時奉遺制敷聖理固未晚

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明主擇焉
況臣忝職史官親逢睿德恥同華元樂舉之爲不臣也
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抵犯聖
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優詔答曰朕頃議山
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
度宏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惟
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予之名皆卿之力
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
遺直何以加焉初大厯中劉晏爲吏部尙書楊炎爲侍
郎晏用峴判吏部南曹事峴荷晏之舉每分闕必擇其

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峴爲禮部侍郎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峴峴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峴得以志之炎不意峴賣卽署名託封峴以炎所署奏論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問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別駕遷衡州刺史貞元中李泌輔政召拜右庶子史館修撰性旣僻異動失人和在史館與同職孔述睿等爭忿細故數侵述睿述睿

長者讓而不爭無何泌卒竇參秉政惡其爲人

貞元五年坐守

衡州目前刺史戶口爲已最

貶吉州別駕久之授吉州刺史齊映廉

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爲宰相然驟達後進映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映曰卿自視何如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使我亦無恨映曰諾卽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爲憾映至州奏映糾前政過失鞠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敦映知舉時進士門生也初映當貢部放榜日貶逐與敦不相面

敦聞峴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敦月分俸之
半以奉峴峴在衢州殆十年順宗卽位以祕書少監徵
旣至而卒元和三年峴子太僕寺丞丕始獻峴所撰代
宗實錄四十卷初峴坐李泌貶監修國史奏峴所撰實
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尙書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縣人也曾祖奧以崇敬故贈祕

書監祖樂贈房州刺史父待聘贈祕書監崇敬少勤學

以經業擢第遭喪哀毀以孝聞調授四門助教國子天

寶未對策高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

左拾遺改祕書郎肅宗次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

修撰又加集賢殿校理以家貧求爲外職歷同州潤州

長史

潤州別駕

會元宗肅宗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

外郎又兼史館修撰改膳部郎中

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

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

崇敬以百官朝望朝服袴褶非古上

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竝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

起之由隋代已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

又諫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主用桑練主

用栗作桑主則埋栗主

案栗主禮無埋文作桑主以下疑衍

作栗主則埋

桑主所以神無二主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

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

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則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何須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宣王祝版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爲禮太重謹案大戴禮師尙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版伏請準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

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候之說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又議祭五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卽爲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於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人帝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

五音五祀五蟲五臭五穀皆備以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別有尊崇也又請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具禮儀志自是國典大禮崇敬常參議焉大厯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弔祭冊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衆或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爲害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使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與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禮儀志衆稱允當

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

舒見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

時皇太子欲以

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環之圓如璧形以義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

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爲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聲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獨闕伏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案周禮師氏掌以義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爲太師氏位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案詩周頌設業設簋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枸簋也今大學旣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位正四品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

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已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受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毛詩爲中經尙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形規範可爲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教直

講經直及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
至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脯脩一束清酒一壺衫布一
段其色隨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
而止乃發篋出經摠衣前請師爲依經辨理畧舉一隅
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道
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弟睦友之
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
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櫜楚朴之國子不率教者則申
禮部移爲太學太學之不變者移之四門四門之不變
者歸本州之學州學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

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
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爲通兼論
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
爲一通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二爲及第其中有
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曰觀
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
考試竝以明經爲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
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禮讓興則強不犯弱衆不暴寡
此由太學而來者也詔下尙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
以爲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

國學非代官不宜曰太師氏其餘大抵以習俗既久重
難改作其事不行會國學胥吏以餐錢差舛御史臺按
問坐貶饒州司馬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尋選爲翰林
學士遷左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尋兼普王元帥
參謀

封餘姚郡公

累加光祿大夫以兩河叛渙之徒初稟朝

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稱旨及
還上表請歸拜墓許之賜以繒帛儒者榮之尋加特進

檢校戶部尚書遷工部尚書竝依前翰林學士充皇太

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

十五年卒時年八十

新書八十八

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諡曰宣

子登嗣

新書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
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薦祭禮如
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其次第崇
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
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
為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
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
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
記曰祭有其事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
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
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登字冲之雅實宏厚事繼母以孝稱大厯七年舉孝廉
高第補四門助教貞元初復登賢良科自美原尉拜右
拾遺時裴延齡以姦倖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

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
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
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
時人稱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嘗出
其下者多以馳驚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
守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充皇子侍讀尋加
史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旋賜金紫
仍錫衫笏焉遷工部侍郎與孟簡劉伯芻蕭俛受詔同
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又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
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

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

事遷工部尙書

累封長洲縣男

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贈太

子少保

新書少師諡曰憲

登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嘗使僮

飼馬馬蹄蹠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

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

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他人爲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嘗

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亦以爲近之子融嗣

融

字章

進士擢第自監察拾遺入省拜工部員外郎遷

考功員外郎六年轉工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八年正拜

舍人九年轉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

察使盧周仁違敕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
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
設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姑徇私誠入
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倣效以羨餘爲
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列藩其所
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詔周仁所進於河陰院收
貯以備水旱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
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
乾沒錢八十萬
俱貶嶺南尉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
賂三千餘貫半是擬贓上問融曰韓益所犯與盧元中
姚康孰甚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益所取

受人事比之殊輕乃貶梧州司戶尋遷京兆尹時府司
物力不充特敕賜錢五萬貫府司以所賜之半還司農
寺榮錢融因對言之上以融學家因問蔬糲字有賴音
何也糲是飯之極麤者邪融以義類對之時兩公主出
降府司供帳事殷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
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
三日可也旣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悅融罷尹月餘授祕
書監俄而固言罷楊嗣復輔政以融權知兵部侍郎一
年內拜吏部三年文宗紀檢校禮部尙書興元尹兼御
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尙書累
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

少朝廷典禮多本融議融疾以太子少傅融子仁晦仁

翰仁憲仁召仁澤皆登進士第咸通中竝至達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

其先自譙亳州徙故爲京兆人

祖乾繹天寶中

弋陽郡太守陟少好讀書登進士第又登制舉文詞清

麗科授宏文館校書尋拜大理評事佐入吐蕃使不行

授左拾遺丁父母憂哀毀過禮親朋愍之車駕幸興元

召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辭以疾病久不赴職改太子司

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郎左司郎中彌綸省闋又累奉

使皆稱旨貞元八年擢拜中書舍人是歲江南淮西大

雨爲災令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之中書省故事姑

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處之先是右
省雜給率分等第皆據職田頃畝卽主書所受與右史
等陟乃約以料錢爲率自是主書所得減拾遺時中書
令李晟所請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
之他日便悉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人自攜私入陟以
所得均分省內官又躬親庶務下至園蔬皆悉自點閱
人以為難陟處之無倦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
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
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
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惡贄也詔許

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
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乃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奏
言據度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稅及已前諸色羨餘
錢共六十八萬餘貫李充竝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
百貫已來是諸縣供館驛加破及在諸色人戶腹內合
收其斛斛共三十二萬石唯三百餘石諸色輸納所由
欠折其餘竝是準敕及度支符牒給用已盡陟之寬平
守法多如此類元翰旣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陟尋
以本官知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時
與李朝隱畧等不能適發所莅之官時以爲稱職貞元

十五年

病癰帝遣醫療治敕曰

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

書

陟少自砥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揚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名子敬元位左補闕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鸞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鸞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薦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薦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

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曰爲青錢學
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開
元初澄正風俗驚爲御史李全交所糾言驚語多譏刺
時坐貶嶺南刑部尙書李曰知奏論乃追敕移於近處
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卒驚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
頗談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
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
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
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
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薦少精史傳顏真卿一見

歎賞之天寶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當史任
乃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既至闕下以母老疾竟

不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邵舉前事以聞召充史館

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為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

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

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

誦羣兇遂令荷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

韋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氣

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

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

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

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

妻妹封珪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

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其親愛賊亦何怪還

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怪還

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頽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辭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遁

先生傳德宗還宮擢拜左拾遺

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

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

貞元元年冬上親郊時初克復簿籍

多失禮文錯亂乃以薦爲太常博士參典禮儀四年迴紇和親以檢校右僕射刑部尚書關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薦爲判官轉殿中侍御史使還轉工部員外郎改戶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諫議大夫仍充史館修撰時裴延齡恃寵譖毀士大夫薦欲上書論之屢揚言未果延齡聞之怒奏曰諫官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

善惡則領史職者不宜兼諫議德宗以爲然薦爲諫議
月餘改祕書少監延齡排擯不已會差使冊迴紇毗伽
懷信可汗及弔祭乃命薦兼御史中丞入迴紇二十年
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
弔祭使涉蕃界二千餘里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
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卽位凶問至詔贈禮部尙
書諡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僅二十年皆兼史館修撰三

使絕域皆兼憲職以博洽多能敏於占對被選

初貞元時京師

早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
廟樂還獻懿二祖定大儀位號大臣附廟鼓吹法莫不
參裁諸儒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圖宰輔畧靈怪
謂博而詳

集江左寓居錄等竝傳于時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

又新

字孔昭

幼工文善於傳會長慶中宰相李逢吉用事

翰林學士李紳深爲穆宗所寵逢吉惡之求朝臣中兇

險敢言者倚撫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又新與拾遺

李續之劉栖楚尤蒙逢吉睠待指爲鷹犬穆宗崩昭愍

初卽位又新等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

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內與

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

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

十六子

遷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僧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寶厯三

年逢吉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爲副使李續之
爲行軍司馬逢吉爲宰相時用門下省主事田伾伾犯
賊亡命逢吉保之於外及罷相裴度發其事逢吉坐罰
俸又詔曰朕在億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
者法也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田伾常挂亡命
之章偷請養賢之祿迹在搜捕公行人間而更冒選吏
曹顯擬郡佐及黃樞覆驗烏府追擒證逮皆明姦狀盡
得三移憲牒一無申陳衆狀滿前羣議溢耳終則步健
不至琅鐺空來蔑視紀綱頗同侮詭顧茲參畫負我上
台閱視連名伊爾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續之可涪

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訓用事復召二子爲尙書郎又新

遷刑部郎中訓敗復貶而卒終左司郎中

希復子讀字聖登進士第有俊才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官至中

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尙書左丞和中

初爲吏部選牒精允調官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宏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也徙家河南祖瓌太子洗馬開元

中宏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

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累遷至左司郎中國子司業

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代爲名儒而又史官吳兢之外

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庾信哀江

南賦數徧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於親黨間弱冠

博通羣籍而史才尤長其父在集賢時以兵亂之後圖

籍溷雜乃白執政請攜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張鎰見

而奇之乃署爲集賢小職乂編次逾年於亂中勒成部

帙得二萬餘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

年轉右拾遺充史館修撰

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

十三年以

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弟光祿少卿同正茂宗尙義章

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雲麾將軍成禮詔下乂

上疏諫曰墨綬之禮本緣金革從古已來未有駙馬起

復尙主者旣乖典禮且違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

諭云茂宗母臨亡有請重違其心又又拜疏辭逾激切
德宗於延英特召入對上曰卿所言古禮也朕聞如今
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對曰臣聞里
俗有不甚知禮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內家旣貧匱旁無
至親卽有借吉以就禮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嘗聞之
況陛下臨御已來每事憲章典禮建中年郡縣主出降
皆詔有司依禮不用俗儀天下慶戴忽今駙馬起復成
禮實恐驚駭物聽臣或聞公主年甚幼小卽更俟一年
出降時旣未失且合禮經實天下幸甚上曰卿言甚善
更俟商量俄而韋彤裴堪諫疏繼入

疏曰婚禮主人筵
几聽命稱事立文

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
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
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
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室室行親迎以
凶瀆嘉爲朝上不悅促令奉行前詔然上心頗重又上
延爽法疏入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頽剝文字殘闕每行僅有三五字
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卽令召父至對
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卽於御前口誦以補
其闕不失一字上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皆兼史職時集賢
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
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父父徵引根源事甚詳悉

宰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
賢院事父子代爲學士儒者榮之時順宗祔廟將行祧
遷之禮詔公卿議咸云中宗中興之主不當遷又建議
云中宗旣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奪五王翼戴方復大
業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爲
中興羣議紛然竟依父所執元和二年遷兵部郎中與
許孟容韋貫之等受詔刪定制敕成三十卷爲開元
格後敕奏
行用李綺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父問一房自
大功可乎答曰大功綺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
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期可乎曰
期者綺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綺連坐不可執政
然之故罪止綺及改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尋奉詔
子息無旁坐者

與獨孤郁韋處厚同修德宗實錄五年書成奏御以功拜右諫議大夫明年監修國史裴垪罷相李吉甫再入

以又垪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

累封義興縣公

又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輒數歲不遷官

嘗疏

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在朝垂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滯而好學不倦老而彌篤雖甚寒暑手不釋卷旁通百家尤精歷代沿革家藏書一萬五千卷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又上忻然從之時帝

方用兵兩河又亦因此諷諭耳

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日命名固多何必曰武

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厭用兵云

又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

輔錄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

十卷長慶元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子係

伸偕仙佶

係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二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

典實有父風與同職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受詔

撰憲宗實錄四年書成奏御轉尚書工部員外郎遷本

司郎中

工禮兵三部郎中

皆兼史職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

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亦

滅死時論稱之開成中轉諫議大夫武宗朝李德裕用

事以係與漢僚壻出爲桂管都防禦觀察使復坐漢貶唐州刺史

宣宗卽位徵拜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

郎改左丞出爲興元節度使入爲刑部尙書俄檢校戶

部尙書鳳翔尹充鳳翔隴節度使懿宗初入爲兵部尙書

以弟伸爲丞相懇辭朝秩檢校尙書左新書僕射襄州

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

問門無嫌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寤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登進士第歷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

修撰轉中書舍人召翰林為學士

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邢寧節度

表伸自副加右庶子

自員外郎中至戶部侍郎

九年學士承旨十年轉

兵部侍郎

判戶部

大中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宣宗雅信愛伸每見

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此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

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歎

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得獨對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

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

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

傳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偕有史才以父任歷官左

新書

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

主客郎中咸通中

新書大

與同職盧耽牛叢

王諷

等受詔修

文宗實錄

累遷太常卿

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唯

伸及係子兆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蔣氏曰厯士族靡不家藏焉

初柳芳作唐厯大厯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

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

柳登字成伯河東人父芳

字仲敷

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

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舍非工不爲史氏所稱然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

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厯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厯之下

芳

開元末擢進士第

自永寧尉直史館

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

轉拾

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終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登少嗜學與弟寃咸以該博著稱年六十餘方從宦遊累遷至膳部郎中元和初爲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孟容等七人奉詔刪定開元已後敕格再遷右庶子以衰病改祕書監不拜授右散騎常侍致仕長慶二年卒時九十餘輟朝一日贈工部尚書弟寃

冤

字敬叔

文史兼該長於史職

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

巴州司戶參軍

貞元初爲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論

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禮周碁而除冕與同職張薦等奏議曰準開元禮子爲母齊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皇太子爲皇后喪服國禮無聞昔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者天子三年之喪旣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旣葬爲節故天子諸侯之禮嘗已具矣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禮一篇戴勝之記錯雜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爲體固宜卒哭而除服於是山濤魏舒竝同

其議晉朝從之歷代遵行垂之不朽臣謹案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十年六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爲并州都督晉王卽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也今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爲大行皇后喪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曰語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於旣葬乎準令羣臣齊衰給假三十日卽公除約於此制更審議之張薦曰請依宋齊間皇后爲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爲皇太子喪服之節薦以旣公除詣

於正內則服墨慘歸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質曰杜元凱
既葬除服之論不足爲法臣愚以爲遵三年之制則太
重從三十日之變太輕唯行古之道以周年爲定詔宰
臣與禮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質所奏問博士冕對曰準
禮三年喪無貴賤一也豈以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
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爲父母服十
三月其稟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爲外祖父母服五
月其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
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脫衰義亦在此
豈皆爲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慘朝覲歸至

本院依舊衰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以冕議爲是而穆質堅執前議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衰於內也宰臣齊映劉滋參酌羣議請依叔則之議制從之及董晉爲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熟計之卽禮官請依魏晉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喪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釋衰麻以及新正稱慶有司皆論不可乃止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爲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贄工部郎中張

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初詔以皇太子
亞獻終獻當受誓戒否冕對曰準開元禮有之然誓詞
云不供其職國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請改云各揚其職
肅奉常儀上又問升郊廟去劍履及象劍尺寸之度祝
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聞奏上甚嘉之冕言事頗
切執政不便之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
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自以久疎斥又性躁狎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
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義鹿鳴君臣
之譙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
未朝譙樂久闕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覲朝廷
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
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
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

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裴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盜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廷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

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爲監牧之資人情大擾朞年無

所滋息詔罷之政無狀詔以閩濟美代歸而卒子璟新書

璟登登進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璟字德輝寶祿初登進士第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

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璟時監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敕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敕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勒吏部準開元元和敕例差官從之再遷度支員外郎轉吏部開成初換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初璟祖芳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

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璟因
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爲皇家圖譜朕昨觀
之甚爲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德
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仍詔戶部供紙筆厨料五年
拜中書舍人充職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司貢籍時號
得人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
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子韜亦以進士擢
第

沈傳師字子言吳人父旣濟博通羣籍史筆尤工吏部
侍郎楊炎見而稱之建中初炎爲宰相薦旣濟才堪史
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旣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

事立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髣髴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去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旣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鷁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

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
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
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
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
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弱減不爲僭奪握中持平
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
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
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
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
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

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祿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祿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敘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爲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

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
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況遷鼎
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闕矣則二十二年行
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
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閔
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
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
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
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迹
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

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德宗初卽位銳於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韜鈴法度之深者爲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論以爲兩省皆名侍臣足備顧問無勞別置冗員旣濟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

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
中有二十一員尙闕人未充他司闕職累倍其數陛下
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
欲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闕員則朝
無曠官奉不徒費且夫制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
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奉錢幹力及厨廩什器建
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
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
百戶或許其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
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

源又臣嘗計天下財賦耗斂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
兵資次多者官奉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
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斯輯熙必藉裁減今四方形勢兵
罷未得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
豈俾閒官復爲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
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請重難慎擇遷延寢罷其事竟
不得行旣而楊炎譴逐旣濟坐貶處州司戶後復入朝
位終禮部員外郎傳師擢進士

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

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曷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

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

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鄆縣尉

直史館轉左

新書

拾遺左補闕竝兼史職遷司門員外

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司勳兵部郎中遷中書舍

人性恬退無競時翰林未有承旨次當傳師爲之固稱

疾宣召不起

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

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乞以本官兼史職

俄兼御史中丞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寶曆二年入爲

尚書右

本紀

丞出爲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

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

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愼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

盡合乃論決常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

是足矣故所入爲吏部侍郎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
莅以廉靖聞

吏部尚書初傳師父旣濟撰建中實錄十卷爲時所稱

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未成廉察湖南監修杜元
穎因建言

張說令狐恒在外官論次國書今稟特詔齋一分史藁
史殘課請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

成於理所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

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賓杜牧極
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疎

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有子樞詢皆登進士第
故人帑無貯錢鬻宅以葬

詢字誠之補歷清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爲

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新書咸通四年案
本紀疑是三年檢校戶部

尚書潞州長史昭義節度使爲政簡易性本恬和奴歸

秦者通詢侍者詢將戮之未果奴結牙將爲亂夜攻府

第詢舉家遇害

贈兵部尙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刳奴心祭其靈坐

史臣曰前代以史爲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繫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已嫉之如讐所以恒薦坎壈於仕途沈柳不登於顯貴後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爲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藉其餘祐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

贊曰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

唐書卷第二百

唐書卷第二百一

列傳百

德宗順宗諸子

舒王誼

通王誡

虔王諒

肅王詳

文敬太子諲

資王謙

代王誼

昭王誠

欽王諤

珍王誠

邲王經

均王緯

澈王縱

莒王紆

密王綱

郇王綜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綢

冀王綽

和王綺

衡王綯

欽王績

會王纁

福王綰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桂王綸

翼王綽

靳王緝

德宗皇帝一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順宗皇帝舒王
誼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順宗之子諸妃生通王已

下八王本錄不載母氏

舒王誼本名謨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
最幼德宗憐之命之爲子大厯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
開府儀同三司與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詔所司其開府
俸料逐月進內尋以軍興罷支建中元年領四鎮北庭
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刺史孟皞爲節度留後以
誼愛弟之子諸王之長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
明年尙父郭子儀病篤上御紫宸命誼持制書省之誼
冠遠遊冠絳紗袍乘象輅駕駟馬飛龍騎士三百人隨
之國府之官皆袴褶騎而導前鹵簿備引而不樂在退

密故也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王解冠珮以常服傳詔勞問之三年蔡帥李希烈叛詔哥舒曜討之八月希烈自帥衆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又詔河南都統李勉援之勉捨襄城令大將唐漢臣等選勁兵徑襲許州以解圍漢臣未至許上遣中使追之責以違詔亟旋師爲賊所乘漢臣之衆大敗勉恐東都危急乃分兵數千赴洛又爲賊所隔賊衆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聳乃詔誼爲揚州大都督持節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改名誼又以哥舒曜聲近士卒竊議改封

普王令統攝諸軍進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蕭復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府統軍長史舊例有行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觀察使孔巢父爲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軍左司馬以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澤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行軍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爲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韋儼爲工部郎中兼中丞竝充元帥府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爲本司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以右金吾大將軍渾瑊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爲前軍兵

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爲之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馬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充後軍兵馬使以左神武軍使王价檢校太子賓客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前司農少卿郭曙檢校左庶子前祕書省著作郎常愿爲祕書少監竝充元帥府押衙制下未行涇原兵亂而止德宗初聞兵士出怨言不得賞設乃令誼與翰林學士姜公輔傳詔安撫許以厚賞行及內門兵已陣於闕前誼狼狽而還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僅不解帶者月餘從車駕還宮復封舒王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如故永貞

元年十月薨廢朝三日

通王諡德宗第三子也大厯十四年封制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十月領宣武軍節度大使汴宋等州觀察支度營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爲留後王不出閣十一年河東帥李自良卒以諡爲河東節度大使以行軍司馬李說知府事充留後亦不出閣

虔王諡德宗第四子大厯十四年封授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申光蔡觀察等使以大將吳少誠爲留後十年領朔方靈鹽節度大使靈州大都督以朔方行軍司馬李樂爲靈府左司馬知府事朔方

留後十一年九月橫海大將程懷信逐其帥懷直十月以諒領橫海節度大使滄景觀察等使以都知兵馬使程懷信爲留後王不出閣十六年徐帥張建封卒徐軍亂又以諒領徐州節度大使徐泗濠觀察處置等使以建封子愔爲留後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大厯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性聰惠上尤憐之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甍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岵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甍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

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文敬太子諲順宗之子德宗愛之命爲子貞元四年封邕王授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定州張孝忠卒以諲領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張茂昭爲留後十年六月潞帥李抱真卒又以諲領昭義節度大使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以潞將王虔休爲潞府司馬知留後十五年十月薨時年十八廢朝三日贈文敬太子所司備禮冊命其年十二月葬於昭應有陵無號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引之日百官送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是日風雪寒甚
近歲未有詔置陵署令丞

資王謙德宗第七子大厯十四年封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縉雲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
封

昭王誠德宗第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欽王諤德宗第十子順宗卽位詔曰王者之制子弟畢
封所以固藩輔而重社稷古今之通義也第十弟諤等
寬簡忠厚生知孝敬行皆由禮志不違仁樂善本於性
情好賢宗於師傅纘修六藝達人倫風化之源博習羣

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溫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聞宜封土宇諤可封欽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誠德宗第十一子與欽王同制封

大和六年薨

德宗仁

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公主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堯降嬪帝乙歸妹迨於漢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禮教陵夷公郡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闕齒序之義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今縣主有行將俟嘉命俾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遵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事資變革

以抑浮華其令禮儀使與禮官博士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縣主出降覲見之文儀以聞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兵興已來廢而不修故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至有華髮而猶卯者雖居內館而不獲覲見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弃無位或流落他縣湮沈不齒錄無異匹庶及德宗卽位叙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卽位將謁太廟始與公郡縣主相見於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歔歔哭泣之聲聞於朝公卿陪列者爲之悽然每將有大禮必與諸父昆弟同其齋次及岳陽信寧宜芳永順

朗陵陽安襄城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十一縣主同日
出降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纚笄總皆經
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使中官主之以買田業不得侈用
其衣服之飾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是時所司度人用
一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
費太廣卽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帝謂主
等曰吾非有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
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婦不答及
是制下禮官定制曰旣成婚於禮會院明晨舅坐於堂
東階西向姑南向婦執笄盛以棗栗升自西階再拜跪

奠於舅席前退降受笄盛以殿脩升北面再拜跪奠於姑席前降東面拜壻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謝恩於光順門壻之親族亦隨之然後會燕於十六宅是日縣主皆如其制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卽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見之方屣而韡召王韋二美人出拜敕崔氏坐受勿答故戚屬之間罔不憚其敬不肅而遵禮法焉

順宗二十三子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

新書

張昭訓

生郊王經趙昭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郇王綜

邵王

約岳王

紹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本錄不載母氏

郊王經本名渙順宗次子

貞元四年

始封建康郡王貞元二

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均王緯本名沔順宗第三子

貞元四年

始封洋川郡王貞元

二十一年進封

開成二年薨

淑王縱本名洵順宗第四子

貞元四年

初授殿中監封臨淮

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開成元年薨

莒王紆本名浼順宗第五子

貞元四年

初授祕書監封宏農

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八年薨

密王綢本名泳順宗第六子

貞元四年

始封漢東郡王貞元

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綜

新書作總

本名湜順宗第七子

貞元四年

初授少府監封

晉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邵王約本名淑順宗第八子貞元四年初授國子祭酒封高

平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元和元年薨

宋王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貞元四年始封雲安郡王貞元

二十一年進封長慶二年薨

集王綰初名淮貞元四年初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年封長慶二年

薨

冀王綰本名淮新書作滑順宗第十子貞元四年初授太常卿封

宣城新書德陽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九年薨

和王綺本名湑新書作浥順宗第十一子貞元四年始封德陽新書

河東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大和七年薨

衡王絢順宗第十二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寶曆二年薨

欽王績順宗第十三子貞元二十一年封

會王纁順宗第十四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

一月薨

福王綰本名浥

新書無

順宗第十五子母莊憲王皇后憲

宗同出初授光祿卿封河東郡王

新書無

貞元二十一年

進封咸通元年特冊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繕本名況順宗第十六子

貞元四年

初授衛尉卿封洛

交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

撫王紘順宗第十七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

冊拜司空五年冊司徒乾符三年冊太尉其年薨

岳王緝順宗第十八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和二年薨

袁王紳順宗第十九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大中十四年

薨

當作咸通元年

桂王綸順宗第二十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九年薨

翼王綽

本紀作緝

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

二年

新書八年

薨

本紀二年八年皆無

蘄王緝順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封字誤當是薨字案蘄王兩書

本紀皆無封年新書傳云王六年咸通八年薨則是封於咸通三年矣不應順宗子閱七朝而始封也未詳

史臣曰夫聖人君臨萬縣肇啟邦基莫不受命上元膺
名帝籙自太昊已降五運相推迄於殷湯厯數繇永但
設均平之化未聞封建之名洎乎周漢始以子弟建侯
樹屏以作維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亂唐室自艱
難已後兩河兵革屢興諸王雖封竟不出閭夫帝王居
寰宇之尊撫億兆之衆但能平一理道夙夜嚴恭任賢
使能設官分職自然四海樂推天命所祐縱無封建亦
鴻基永固安俟嬰孺鎮重哉

贊曰孝文秉禮道宏藩邸睦族展親儀刑戚里自閭臨
藩所謂周爰無如惡鳥終懷籠樊

唐書卷第二百一

唐書卷第二百二

列傳百二

高崇文 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鐸 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徐申 從新書增

高崇文

字崇文

其先渤海人

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

崇文生

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

城治軍有聲

累官金吾將軍

五年夏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

甲士三千救之戰於佛堂原大破之死者過半

封渤海郡王

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御史中丞十四年爲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爲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却劍門之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爲

東川節度使先是劉闢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
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
之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
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
於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
堆堆在鹿頭之東使驍將高霞寓親鼓士攀援而上矢
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
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
捷賊搖心矣八月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
懼誅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

糧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關之男方叔子壻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而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闢大懼以親兵及逆黨盧文若齎重寶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啟之崇文遣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闢自投岷江擒於湧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關送京師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於大達軍令嚴肅珍寶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先是賊將邢泚以兵二萬爲

鹿頭之援旣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劓剕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戶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戎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都一罄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

居三年大脩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三日贈

司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配享憲宗廟庭

子承簡少爲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

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

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鄆城上蔡遂平西平四縣爲潁

州治鄆城用承簡爲刺史始開屯田列防庸潁潁綿地

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邱宅家財以葬葺

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收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

頌尋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

戶出其租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弁

行帥事弁遣其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

是汴使來者輒繫之一日并出斬於軍門之外威震郡
中及汴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
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汴爲汴將李質執之
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卽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
充海沂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俄遷檢校工部尙書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尙
書右新書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
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
月犯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卽
隨表詣闕大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贈司空

敬謚曰崇文孫駢歷位崇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伊慎

字寡悔

兗州人

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

善騎射始爲果毅喪

母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

指導焉遂發壟果得舊記驗大厯八年江西節度使路

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慎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

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

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爲桴置薪焉乘

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

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於闕

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

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

希烈署漢

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旣

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

平希烈愛慎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命本
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
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爲曹王所任遺
慎七屬之甲詐爲慎書行間焉上遣中使卽軍以詰新書
作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曹
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
累破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
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
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
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沂江將進獻次

於蘄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慎列樹三柵

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

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

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

艱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湓水攻之

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八千來援慎分兵迎

擊戰於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希烈又遣將援

隋州慎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李

惠登爲賊守隋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

惠登可用詔授隋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愼爲安黃等

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吳少誠阻命

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江西三道兵當其一面

遇賊於三州
港營義陽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

刑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爲奉義軍

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
有身入朝入眞拜右

僕射元和二年轉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

錢三
千萬賂第五從直求鎮河中爲從直所奏帝沒其
半賊貶右

衛將軍數月復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

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諡曰壯
發其墓賜絹二百脩

瘞云

朱忠亮

字仁輔

本名士明汴州浚儀人

舉明經不中

初事薛嵩

為將大厯中詔鎮普潤縣掌屯田

以功擢太子賓客

朱泚之亂

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為奉天

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為虜騎所獲繫於長安賊平李

晟釋之薦於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案卒遂

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

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為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

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使本名士明云是賜今名

隱嚴軍籍得竄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毫

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築臨涇城有勞改封

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仍賜名

案此句當在築

臨涇城文上

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奉錢贖而還其親者

約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贈右僕射

諡曰靈

劉昌裔

字光後

太原陽曲人

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售少

遊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瀘州刺史以

昌裔為從事琳死乃去

客河朔間

曲環將幽隴兵收濮州辟

為判官

為環檄李納剽曉大義環上其豪德宗異之

詔授監察御史

環領陳許軍又

從府遷

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

貞元十五年環鎮許州卒詔上官浼知節度留後吳少

誠攻許州浼領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

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

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然之賊日夕
攻急堞壞不得脩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破
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
上城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浼不善謀反以城降
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卽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
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
年以全陳許功以浼爲節度使昌裔爲陳州刺史韓全
義之敗浼水也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
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
而從千騎

新書十
餘騎

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

驚喜歎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年浼卒

軍中推昌

裔詔昌裔

檢校工部尚書

爲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再加檢

校右僕射

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

掠者封彭成郡公

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

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

召還京師

初昌

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乃促令韓臯

代之

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

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風眩請歸私第

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諡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爲邠寧虞侯戎政

脩舉事節度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

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

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許之貞元四年以遊瓌政

無狀使代之案韓遊瓌傳當從新書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

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

寧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數

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振武有党

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

人懼駭鮮有寧曰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元末累表請脩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旣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軍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授韓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爲右神策京西諸

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奉天而以秦爲副欲因代之叔文

敗而罷憲宗卽位復以檢校左僕射爲右金吾出拜檢

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

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

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

功敗之木刀滿然老病不能有大功旣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龍武統軍

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諡忠武改日宣武

希朝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

承宗幾覆希朝玩寇不前物議罪之

王鐸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

道州司馬鶚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皐爲團練使擢任鶚頗便之使招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爲邵州刺史及皐改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皐請鶚以勁兵三千鎮潯陽後皐自以全軍臨九江旣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鶚爲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鶚從小心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巨細畢以白皐皐亦推心委之雖家讌妻女之會鶚或在焉鶚感皐之知事無所避後皐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皐使至城中以約降皐使鶚懸而入旣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皐以其衆入伊慎以賊恟懼

由其圍也不下鶚鶚稱疾避之及臯爲荆南節度使表

鶚爲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於賓位馬彞裴泰鄙鶚請

去乃復以爲都虞候明年從臯至京師臯稱鶚於德宗

曰鶚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少卿是

先

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

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

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鶚悉籍名王以下

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

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尋除容管經畧使凡八年

紀止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
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州市鶚能計居人之
業而權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鶚以兩稅錢上供時進

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
利由是鍰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
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

案本紀
止七年

京師權門多富鍰之財拜刑部尙書時淮南節度使杜
佑屢請代乃以鍰檢校兵部尙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鍰
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召杜佑以鍰
代之鍰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鍰畢究之
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鍰鍰內之鞞
中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鍰採取他書焚之人
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旣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

事逮其所告者固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鶚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弃皆復爲用掾曹簾壞吏以新簾易之鶚察知以故者付船坊以替箬其他率如此每有享宴輒錄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鶚錢流行天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和二年來朝真拜左僕射未幾除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鎮太原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鶚能補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帛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鶚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迓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鶚偃然坐受其禮帝聞而嘉之時方討鎮州鶚緝綏訓練軍府稱理鶚受符節居方

面凡二十餘年九年

檢校司空

加同平章事

鶚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

千萬李絳奏言鶚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鶚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

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聽十年卒年七十

六贈太尉

諡曰魏

鶚將卒約束後事甚明如知其死日鶚

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閥自炫翊子弟多附鶚以致

名宦又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歷官鴻臚少卿鶚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

權要視官高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

嘗奏請籍坊以益之作複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

清品溺其賞宴而遊不憚清議及父卒爲奴所告稷換

鍰遺表隱沒所進錢物上令鞠其奴於內仗又發中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殺奴稷長慶二年爲德州刺史廣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畧利其貨而圖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爲全畧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度使劉約上言王稷爲李全畧所殺家無遺類稷男叔泰時年五歲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臣獎其義忠獻已補職叔泰津送以聞文宗詔曰王鍰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軀須錄孤遺微申憫念王叔泰委吏部與九品官令奉祭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
希朝入覲遂代爲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
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多撫其談說以爲戲然以寬
厚爲將卒所懷後爲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
年本紀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
爲節度元陽已爲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
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
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
甚急而終不能傳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

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

率部留軍激水破賊二千餘人

詔拜陳州刺史

兵罷加御史大

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

文閣

尚書五年

盧從史敗拜校

檢

右僕射昭義節度使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

左

新書

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

都督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

昭爲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爲虔州刺史屬

安南都護爲夷獠所逐

安南酋獠杜英翰反都護高正平以憂死

拜安南都

護夷人率化十八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

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爲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爲都護南人相賀憲宗卽位加檢校工部尙書尋轉戶部尙書充嶺南節度使元和三年遷鎮荆南徵爲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尙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召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爲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

臯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
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
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
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
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候作大
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
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
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
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畧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
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

謀作亂申覺殺之註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璫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常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由爨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尙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遽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巨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鏐明可照姦忠能奉正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曾無弃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爲也如

賤收貴出務積珠玉唯利是求多財爲累則與夫清白
遺子孫者遠矣凡百在位得不鑑之

贊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慎之忠見乎南服朱劉范
閻各有其日元陽趙昌不無遺躅惟彼太原戰勲可錄
累在多財子孫不祿